京劇叢刊

第二十五集

抗金兵
借趙雲
打麵缸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劇叢刊

第二十五集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京劇叢刊 第二十五集

編輯者　中國戲曲研究院

出版者　新文藝出版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書號（572）［IV V 25］　類別　戲劇・電影—京劇

字數 60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16

1954年12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1—10100冊

定價 3,900 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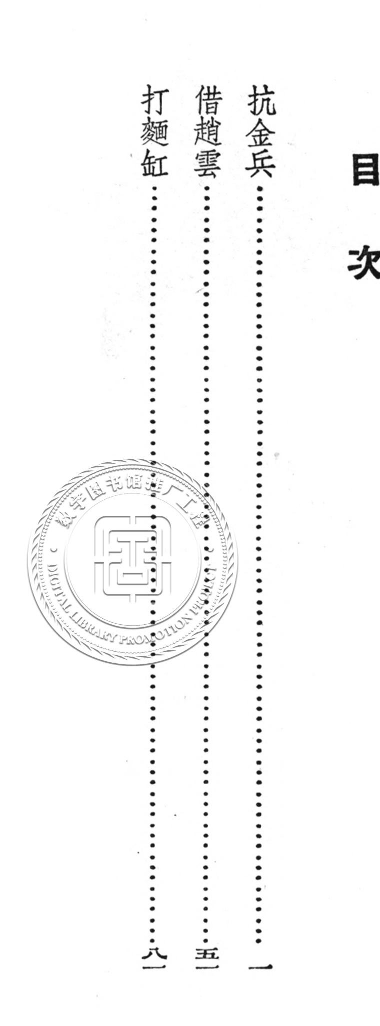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目次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抗金兵

前記

北宋末，金人南侵，直抵長江北岸。潤州（今鎭江）守將韓世忠聞報，與夫人梁紅玉共籌抗金；並且邀鄰防張俊、劉錡二鎭出兵相助。同時，義民阮良等也來投軍報効。

梁紅玉親自調兵遣將，並命二子奮勇上陣；又和韓世忠巡視各營，鼓勵士氣。

次日，雙方在金山江面大戰，梁紅玉擂鼓助陣，又親率女兵與敵接戰。韓世忠率二子身先士卒，衝鋒陷陣。金兀朮在各路大軍齊攻之下大敗，又被詐充嚮導的宋兵王達引到黃天蕩；韓世忠夫婦領兵水陸並進，將金兵圍困絕地，遂獲大捷。

這個劇本是依據梅蘭芳先生最近演出本，由許源來先生與本院許姬傳、何異旭共同整理的；並經梅先生仔細校訂。

抗金兵

第一場

〔八金兵、四金將、黃柄奴、何黑闥引兀朮上〕

兀　朮：（念引）建國金源，統貔貅，掃蕩中原。

（念詩）南朝一片錦江山，　袖裏乾坤立馬觀；

百萬兒郎齊奏凱，　神龍奪得火珠還。

孤，大金邦四殿下、昌平王完顏兀朮。奉父王之命，帶領人馬，奪取中原。前者，大破汴京，生擒道君父子；此番南下，勢如破竹，建康一到，趙構難逃。怎奈韓世忠在狠福山紮營，擋孤進軍。不免請軍師進帳商議而行。——來！

衆　：有。

兀　朮：有請軍師。

衆　：有請軍師。

哈迷蚩：（內）嗯咳！

（上念）當年有個諸葛亮，我的八卦比他強；

他算天下三分鼎，我算宋室一掃光。

參見狼主。

兀　朮：軍師少禮。——請坐。

哈迷蚩：謝座。宣臣進帳有何軍情議論？

兀　朮：孤家有意攻打潤州，怎奈韓世忠在狼福山紮營，擋孤去路。請軍師進帳商議而行。

哈迷蚩：想那韓世忠乃是宋營良將，久戰沙場。他的妻子梁紅玉雖是女流之輩，頗知軍事。攻打潤州必須要三思而行，不可魯莽。

兀　朮：依軍師之見呢？

哈迷蚩：依臣看來，莫若先取揚州，再圖攻打潤州之策，也還不遲。

兀　朮：軍師言之有理，但不知攻取揚州，派何人前往？

黃炳奴：狼主！末將願帶一哨人馬，攻取揚州。

兀　朮：如此甚好。黃元帥聽令！

黃炳奴：在。

兀　朮：帶領一哨人馬，攻打揚州，不得有誤！

黃炳奴：得令。——帶馬。

〔四金兵、黃炳奴、何黑闥同下〕

兀　朮：衆將此去，必定成功。正是：南朝繁華地，指日換旌旗。

〔衆同下〕

第二場

費保等：（內）走哇！

〔費保、高青、狄成、阮良同上〕

費　保：（唱西皮搖板）

可恨金兵犯邊境，

阮良等：（接唱） 願向軍前抗敵兵。
四　人：（同）俺……
費　保：費保。
高　青：高青。
狄　成：狄成。
阮　良：阮良。
費　保：衆位賢弟請了。
衆　：請了。
費　保：可恨金兵作亂，犯我疆土，眼看這半壁江山難以保全；你我俱是大宋義民，此番幸得逃過江來，理當投軍報効抵抗金兵才是。
狄　成：大哥言得極是，只是如今我們往何處投効呢？
阮　良：二位兄長，此處非講話之所，看前面有一酒樓，大家去到那裏敍談如何？
費　保：賢弟言得極是。請哪！
衆　：請哪！

（同唱搖板）

弟兄且把酒樓進，

同心協力殺賊兵。

來此已是酒樓。——酒保！

王　達：（內）啊哈！

（上念）好酒三家醉，開罈十里香。——四位客官是喝酒的嗎？

費　保：哪裏潔淨？

王　達：裏面潔淨，請罷！

費　保：帶路。

王　達：是。

〔王達引四人進酒店〕

王　達：客官用些甚麽酒？

費　保：好酒取來。

王　達：是啦。——夥計們，好酒一壺。——酒到。

費　保：我等在此敍談一番，喚你再來。
王　達：是。——哎呀，慢着！我奉了韓元帥之命，在此開設酒店，暗中打聽敵情，嚴防奸細。看這四個人行徑可疑，我不免急速報與少元帥便了。（下）
阮　良：大哥，看這一酒保，賊眉鼠眼，一定不是好人，大家留心一二才好。
高　青：我等在此飲酒，怕他何來？
費　保：着哇！賢弟請坐。——啊，衆位賢弟。
衆　：大哥。
費　保：適才愚兄之見，列位以爲如何？
高　青：大哥所見甚是。有道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等豈肯袖手旁觀；怎奈金兵來勢兇猛，我國人馬不敢奮勇抵擋，只曉得退守求全，你我弟兄縱然投軍報効，也是無濟於事。
狄　成：高賢弟此言差矣。聞得韓元帥鎮守潤州，在狼福山紮營，兵強馬壯，致使金兵不敢冒然過江，怎說是宋軍之中，無人抵擋？
費　保：着哇！

阮　良：據小弟看來，賊兵離開老家已有數千里路程，糧草接濟困難；況且，水旱道路全不熟悉，將士雖勇，也是枉然！只要我們俱有抗敵之心，定能轉敗爲勝，哪怕金人不滅？

費　保：賢弟言之有理，我等何不就投奔韓元帥大營，出力報効，抵抗金兵，列位意下如何？

衆　：好雖好，只是無有引見之人。

〔王達、韓尙德上〕

王　達：呔，我看你們四個人，鬼鬼祟祟，交頭接耳，莫非是金邦派來的奸細，窺探軍情的嗎？

費　保：小小酒保竟敢辱罵我等，是何道理？

王　達：酒保雖小，我就要盤問盤問。

狄　成：你盤問不着。

韓尙德：慢來慢來，我看幾位不像此地人氏，請問尊姓大名？

費　保：在下費保。

高　青：在下高青。

狄　成：在下狄成。

阮　良：在下阮良。

韓尙德：原來是四位壯士。請問四位從何處而來，到此有何貴幹哪？

費　保：只因金人犯我中原，甚是猖獗，我等俱是北岸百姓，備受其苦；因此，結伴逃過江來。一路之上，眼見那些賊兵，奸淫擄掠，恨之入骨。金酋連日調兵，甚是忙碌，大有進兵江南之勢。我等意欲投奔韓元帥，爲國報効，苦無引見之人，故爾在此商議此事。

韓尙德：原來如此。四位同心報國，眞乃忠義之士。

衆　：誇奬了。請問公子上姓？

韓尙德：在下韓元帥之子，名喚尙德。奉命在此打探軍情，盤查奸細。

衆　：原來是韓小將軍，失敬了。

韓尙德：豈敢。四位旣有報國之心，俺願做一引見之人。

衆　：旣蒙小將軍提攜，我等自當竭力報効。

韓尚德：大家請哪！

衆　：請哪！

韓尚德：（唱西皮散板）

義民志氣眞可敬。

衆　：（接唱）哪怕金人百萬兵！

〔衆同下〕

第三場

〔四宋兵、四家將、中軍引韓世忠上〕

韓世忠：（念引）赤膽忠心，報國家，殺盡金兵。

（念詩）文韜武略將超羣，坐鎭江淮任非輕；

有朝大展擎天手，要把金人一掃平。

本帥，韓世忠。大宋爲臣，官拜都統制，奉命鎭守江淮一帶，人馬駐紮狼福山，觀敵動靜。可恨金兵南下，來勢兇猛；我也曾命尙德、王達等打探軍情，

招募四方義民，共圖破金之策。國家興亡，在此一戰也！
（唱西皮搖板）
韓世忠坐寶帳自思自想，
恨金兵犯疆土到處猖狂；
我有心招義民共同抵抗，
但願得此一舉重整家邦。
〔韓尙德上〕
韓尙德：（唱搖板）
四位義士來報効，
見了父帥說根苗。
參見父帥。
韓世忠：罷了，進帳有何軍情稟報？
韓尙德：今有北岸義民費保等四人，前來投効。
韓世忠：現在哪裏？

韓尙德：現在帳外。
韓世忠：說我有請。
韓尙德：有請衆位義士。
衆　：（內）來也。
〔費保、高青、狄成、阮良、王達同上〕
衆　：（同念）全憑忠義膽，投効到軍前。
韓尙德：四位義士見過元帥。
費　保：是。——小人費保。
高　青：高青。
狄　成：狄成。
阮　良：阮良。
衆　：參見元帥。
韓世忠：衆位義士少禮。
衆　：謝元帥。

韓尙德：啓稟父帥：這四位義士，同心報國，今日前來投効，望求父帥錄用。

韓世忠：衆位義士忠心爲國，令人可敬。

衆　：元帥誇獎了。

韓世忠：啊，衆位義士打從北岸而來，可曉得金兵的虛實否？

阮　良：回稟元帥，金兵雖然大舉南下，不慣水戰；小人等生長江湖，頗識水性。元帥有何差遣，萬死不辭。

韓世忠：阮義士之言甚合我意，就請阮義士扮做漁夫模樣，帶領船隻，埋伏在長江以內，打探敵人動靜。不得有誤。

阮　良：遵命。

韓世忠：再請三位義士招聚四方義民，埋伏在長江兩岸；本帥與金兵交戰之時，擾亂敵人後方重地。不得有誤。

費保　高青　狄成：遵命。

韓世忠：王達過來。

王　達：在。

韓世忠：暫回酒店，相機混入金營，以爲內應，不得有誤。
王　達：得令。（下）
韓世忠：尙德過來。
韓尙德：在。
韓世忠：後帳準備酒宴，款待衆位義士。
韓尙德：是。——衆位隨我來。
衆　　：多謝元帥。——正是：軍中領將令，準備破金兵。
〔韓尙德引費保等下〕
韓世忠：看衆義士踴躍從軍，眞乃國家之幸也。只是長江遼闊，難以設防。有了，不免請張、劉二位元帥過營，共商破金之策。——中軍過來。
中　軍：在。
韓世忠：拿我名帖，速請張、劉二位元帥過營議事，不得有誤。
中　軍：遵命。（下）
韓世忠：我不免去至後帳，與夫人商議一番便了！

（唱搖板）

此一番抗金兵所關非小，
與夫人運機謀同立功勞。

〔衆分下〕

第四場

〔四宋兵、張俊、劉錡同上〕

張　俊：（唱西皮搖板）
執掌兵權威風凜，

劉　錡：（接唱）半生戎馬統雄兵。

張　俊：俺，都統制張俊。

劉　錡：都統制劉錡。

張　俊：劉元帥請了。

劉　錡：請了。

張　俊：韓元帥約我等過營議事，就此馬上加鞭。

劉　錡：請。

張　俊：（唱搖板）

催馬加鞭往前進。

劉　錡：（接唱）去到韓營議軍情。

〔同下〕

第五場

〔八女侍引梁紅玉上〕

梁紅玉：（唱西皮慢板）

想當年兩狠關一場血戰，

這深仇何日報永記心間；

恨金兵又來犯長江天險，

俺這裏定巧計誓與周旋。

本督，梁紅玉。會同我家元帥到此防守長江。近來金兵壓境，人人都有抗敵之心。等待元帥回來，共商破金之策。——左右。

衆　：有。

梁紅玉：伺候了。

衆　：是。

〔四家將引韓世忠上〕

韓世忠：（唱搖板）

安排破敵費心機，

見了夫人說端的。

〔四家將暗下〕

梁紅玉：元帥回來了。

韓世忠：夫人。

梁紅玉
韓世忠：（同）請坐。

梁紅玉：啊，元帥，今日金兵消息如何？

韓世忠：聞得金兵要分幾路過江，我們這枝人馬雖然可以抵擋，只是無有破敵之策，也是枉然！

梁紅玉：我倒有個主意在此。

韓世忠：夫人有何高見呢？

梁紅玉：據我看來，金兵到此，殺一陣，擋一陣，只怕是勞而無功；如今，必須反守爲攻，方能取勝。元帥何不請張、劉二鎮到此，共同商議。

韓世忠：夫人所見甚是，我已命人約請二位元帥。想必來也。

中　軍：（上）二位元帥到。

韓世忠 梁紅玉：有請。

中　軍：有請。

〔吹打，四宋兵、張俊、劉錡同上，四宋兵暗下，八女侍、中軍暗下〕

張俊 劉錡：啊，元帥。——韓夫人。

韓世忠 梁紅玉：請。——二位元帥駕到，未曾遠迎，當面恕罪。

張俊 劉錡：豈敢。韓元帥、韓夫人約我等到此，有何見教？

韓世忠：聞得金兵進襲揚州，兀朮大軍指日過江，聲勢浩大。本帥以爲必須出奇制勝，反守爲攻，方爲上策。多蒙岳元帥已調撥五萬人馬，前來助戰。只是長江遼闊，難以設防，勢非各路人馬一同進取，不易成功。爲此，特請二位元帥前來，共同商議。

張　俊：韓元帥哪裏知道，金兵此來，號稱百萬，驍勇非常。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依俺之見，按兵不動，坐觀那賊動靜，是爲上策。

韓世忠：張元帥此言差矣！

張　俊：何差？

韓世忠：自古道：『兵來將擋，水來土屯』。你我身爲主帥者，守土有責，若是這樣因循行事，國家要我等何用啊？

張　俊：韓元帥，老夫用兵多年，哪些兒不知，哪些兒不曉。身爲大將者，必須深謀遠慮，不可輕舉妄動。還是先奏明聖上，等候朝廷旨意，再做定奪。

韓世忠：嘍！大敵當前，急如星火，若待奏明請旨，豈不貽誤軍機？有道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攻是守，今日必須一言而定！

劉　錡：韓元帥言得極是。本鎮卽日回去，點動三萬人馬，準備一戰，哪怕金兵不滅！

張　俊：啊？軍務大事非同小可，似這等魯莽從事，倘有差錯，我是擔待不起。韓元帥，我要告辭了。

梁紅玉：且慢！張元帥暫息一時之怒，且請坐下，大家從長計議如何？

衆　　：請坐。

張俊
劉錡：韓夫人有何高見？

梁紅玉：方才我家元帥言語冒犯，望乞張元帥海涵。

張　俊：豈敢。韓元帥意氣用事；倘有差錯，哪一個承當？

梁紅玉：張元帥言之不差。據我看來，金兵自從入寇中原，我國將帥俱都各自爲戰，不相呼應，以致屢戰屢敗。那金人看我朝中無人，因此又大舉南下。如今，若不同心協力，共圖破金之策，只怕到那唇亡齒寒之時，就悔之晚矣！啊，衆位元帥，想我等身居重鎭，當以國家爲重，救民爲先。倘再猶豫觀望，貽誤軍機，豈不被天下人笑罵我等！衆位元帥，要再思啊再想！

韓世忠
劉錡：是啊，張元帥要再思啊再想！

張　俊：呀！

（唱摇板）

一番言說得我無有話論，

劉　錡：（接唱）切莫要逞意氣誤盡蒼生。

韓世忠：（接唱）適才間言語中少有恭敬，

梁紅玉：（接唱）破金兵全仗着協力同心。

張　俊：也罷！待本鎮回去，發兵接應，也就是了。

韓世忠
梁紅玉：張將軍肯來接應，眞乃國家之幸也。

張　俊
劉　錡：我等回去，早做準備。告辭了。

韓世忠
梁紅玉：奉送。

張　俊
劉　錡：請。

〔吹打，四宋兵暗上，與張俊、劉錡同下。八女侍暗上〕

韓世忠：（笑）哈哈哈……張元帥被你三言兩語竟自說動。你呀，有韜略，有見識，令人可敬！

梁紅玉：元帥說哪裏話來，爲國宣勞，分所當然。
韓世忠：夫人忒謙了。正是：三鎮決勝策。
梁紅玉：一戰建奇功。

〔衆同下〕

第六場

〔四金兵、四金將、哈迷蚩、兀朮同上〕

兀朮：（念）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前者，曾命黃元帥攻打揚州，不知勝負如何。——伺候了。

衆：啊。

〔四金兵、何黑闥、黃柄奴同上〕

黃柄奴
何黑闥：參見狼主。

黃柄奴：末將等攻打揚州，擄來金銀財寶，特來交令。

兀朮：黃元帥與何將軍大功一件也。

黃炳奴：我主洪福。啊，狠主，乘此機會，就該攻打潤州才是。
兀朮：待孤家親往金山，暗察地勢如何。——黃、何二將！
黃炳奴、何黑闥：在。
兀朮：隨定孤家，一同前往。
黃炳奴、何黑闥：得令。
兀朮：軍師點動人馬，埋伏江岸，此去金山倘有不測，準備救應。
哈迷蚩：是。狠主須要小心。

〔衆分下〕

第七場

〔阮良漁裝搖船上〕

阮良：俺，阮良。是我奉了韓元帥將令，扮做漁夫模樣，在長江一帶探聽軍情。呀！遠遠望見那廂有人來也。

〔兀朮、何黑闥、黃炳奴同上〕

兀　朮：（唱西皮搖板）

今日裏統雄兵長江飲馬，

阮　良：打漁喲！

兀　朮：（接唱）探敵情闖虎穴夜涉風沙。

來此已是江邊。——啊，船家。

阮　良：幹甚麼呀？

黃炳奴：將我等渡過江去。

阮　良：打漁船不渡人。

黃炳奴：多把銀錢與你。

阮　良：多把銀錢與我？好，待我與你們搭了扶手。

〔兀朮、何黑闥、黃炳奴同上船〕

阮　良：待我扯起篷來！

（唱漁歌）

大好山河眞佳麗，

鐵蹄橫行能幾時；
自從金酋窺江後，
只見蕪城秋雁飛！秋雁飛，秋雁飛喲！

兀朮：船家，你爲何唱此歌兒？

阮良：客官，您哪兒知道我們的苦處哇！

兀朮：你們有何苦處？

阮良：自從金兵犯我疆土以來，害得我們人民塗炭，十室九空。這還不算我們的苦處嗎？

〔黃炳奴、何黑闥大怒欲拔劍，兀朮急暗攔阻〕

兀朮：啊，船家，不必多言。前面是甚麼地方？

阮良：前面乃是金山龍王廟。

兀朮：好，就在那裏停船。船錢在此。有勞了。

阮良：啊。

〔兀朮、何黑闥、黃炳奴同登岸〕

阮　良：（自語）哎呀，慢着！我看他們好像金邦賊寇，我不免急速報與韓小將軍知
　　道便了。
　　〔阮良下。兀朮、何黑闥、黃炳奴同上山〕
兀　朮：好一派風景也！
　　（唱散板）
　　　這江山經多少龍爭虎門，
　　　大軍到好一似滾滾江流；
　　　眼見得這名城盡歸孤手，（內鼓聲）
　　呀！
　　（接唱）耳聽得戰鼓響難以停留。
　　〔韓尚德、韓彥直、費保、高青、狄成、阮良同上〕
阮　良：呔，金邦奸細，往哪裏走！
　　〔兀朮、何黑闥急逃下。衆擒住黃炳奴〕
阮　良：綁回去。

衆　：啊。

〔衆押黃炳奴下〕

第八場

〔四宋兵、四家將、中軍、韓世忠同上〕

韓世忠：（念）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灶煙。——適才阮良報道：賊寇夜探金山，業經拿獲。——來，押進帳來。

〔韓尙德、韓彥直、費保、高靑、狄成、阮良押黃炳奴上〕

韓世忠：嘟！大膽賊寇，窺我軍情，今已被擒，還不通爾的名來？

黃炳奴：聽了！俺乃大金邦元帥黃炳奴是也。快快將我放走，如若不然，管教你等死無葬身之地。

韓世忠：哼！攻打揚州，殺人放火，可是你這賊所爲？

黃炳奴：正是你老爺。

韓世忠：哼！今已被擒還是這樣的蠻橫。——來，將他押在後營，待等拿住兀朮，一

同處決。押了下去。

衆　：得令。

〔費保等押黃炳奴下〕

韓世忠：尙德、彥直過來。

韓尙德
韓彥直：在。

韓世忠：此番兀朮逃回，必然發兵前來，爾等要時刻隄防。

韓尙德
韓彥直：遵命。

韓世忠：掩門。

衆　：啊。

〔衆分下〕

第九場

〔八女侍引梁紅玉上〕

梁紅玉：（唱西皮搖板）

恨金兵亂中華強兵壓境，
我全家同報國情願犧牲；
幸三鎮肯同心共伸忠憤，
明日裏定巧計掃盡煙塵。

我與元帥定下破金之計，明日定有一場鏖戰。不免將兩個孩兒喚出，囑咐一番。——左右！

衆　：有。

梁紅玉：喚兩個公子進見。

衆　：是。——二位公子進帳。

韓尚德 韓彥直：（內）來也。

（上，同念）壯志冲霄漢，英雄出少年。——參見母親。

梁紅玉：罷了。

韓尚德 韓彥直：謝母親。將孩兒喚出，有何訓教？

梁紅玉：明日與金兵決戰，關係國家存亡，稍有差錯，動關全局。因此，爲娘要親自上

陣督戰。爾等在兩軍陣前，如有違誤，爲娘一樣按軍法從事。記下了。

韓尚德 韓彥直：遵命。啊，母親，明日與金兵交戰，只教孩兒等跟隨父帥陣前殺賊，還請母親看守大營爲是。

梁紅玉：爾等有所不知，爲娘有幾句言語，爾等聽了！

（唱二六）

明日裏抗金兵分頭應戰，
全仗着那中軍帳的號令森嚴；
掌旌旗司金鼓所關非淺，
待爲娘親上陣才保安全。
況其間還須要隨機應變，
告兒等明此意休再阻攔。

〔四家將引韓世忠上〕

韓世忠：（唱散板）

夫人韜略多神算，

宋室江山得保全。

〔四家將暗下〕

梁紅玉：啊，元帥，明日大戰金兵，諸事可曾齊備？

韓世忠：俱已齊備。待本帥明日帶領兩個孩兒，身先士卒，直衝敵陣。有勞夫人登台點將，統率三軍，隨後接應。

梁紅玉：遵命。

韓世忠：尙德、彥直過來。

韓尙德 韓彥直：在。

韓世忠：傳令下去，吩咐大小三軍，全身披掛，明日教場聽點。

韓尙德 韓彥直：得令！〔同下〕

梁紅玉：啊，元帥。你看今夜月明如晝，我們去到各營察看一番如何？

韓世忠：夫人言得極是。

韓世忠 梁紅玉：〔同〕請。

韓世忠：〔唱散板〕

夫妻雙雙後帳進，

梁紅玉：（接唱）改換衣巾去巡營。

〔八女侍、韓世忠、梁紅玉同下〕

第十場

四更夫：（內）啊哈！

〔四更夫上〕

四更夫：（同念）奉命去巡更，晝夜不消停，風來也得去，雨裏也得行。

更夫甲：兄弟們請了。

衆　：請了。

更夫甲：今天巡更守夜，多加小心。讓明天上陣的弟兄，好好的歇息歇息，養足了精神，好大破金兵呀！

更夫乙：是啊，這幾年，教這些金兵攪得咱們家不成家，國不成國。這一次大家齊心，

非得把這些賊兵給打出去不可。

更夫丙：對對，明天這一仗，聽說是帥夫人要親自出馬，你想那賊兵還有活路嗎！

更夫丁：不錯。帥夫人這麼一親自出馬，咱們弟兄們打仗的勁頭兒可就更足啦。你瞧罷，這仗打下來，管教那些賊兵一個個死無葬身之地。也教他們知道知道咱們的厲害。

衆　：這話一點兒也不錯。閒話少說，加緊巡營去罷。走着走着。

〔衆同下〕

第十一場

〔起更〕

梁紅玉：（內唱二黃倒板）

望長空秋氣緊月明如晝。

〔韓世忠、梁紅玉同上〕

梁紅玉：（接唱『迴龍腔』）

嘆黎民遭塗炭恨上心頭。

韓世忠：（接唱原板）

抵燕雲圖恢復幾時能夠，

禁不住星月下頻看吳鈎。

梁紅玉：（接唱）耳邊廂又聽得聲聲刁斗，

拂金風零玉露已過中秋。

韓世忠：（接唱）夫妻們整戎裝精神抖擻，

帶領着衆三軍共賦同仇。

梁紅玉：（接唱）我有心助夫君驅除羣醜，

全仗那逞威風百萬貔貅。

〔二更〕

韓世忠：（接唱）少時間對兒郎衷情細剖，

韓世忠：（接唱散板）

不殺盡衆賊兵誓不罷休。

〔四更夫上〕

四更夫：夥計們，多留神，小心點兒。——甚麽人？

韓世忠：嗯！

四更夫：哦，元帥。

韓世忠：見過夫人。

四更夫：是。——參見夫人。

梁紅玉：罷了。

四更夫：是。

韓世忠：明日之戰非比尋常，夫人有令，爾等聽了。

四更夫：是。

梁紅玉：爾等須知，軍中巡哨責任非輕，一要防備敵人偷營刼寨；

四更夫：不敢大意。

梁紅玉：二要注意奸細窺探軍情；

四更夫：晝夜不停。

梁紅玉：三要看守糧草，小心失火。
四更夫：時刻的隄防。
梁紅玉：爾等晝夜勤勞，十分辛苦。飢寒飽暖還須自己留意。
四更夫：吃得飽，穿得暖，請夫人但放寬心。
梁紅玉：話已講完，牢牢緊記。
韓世忠：爾等記下了，快些巡哨去罷。
四更夫：喳。
更夫甲：（念）夫人傳下令，
更夫乙：（念）句句合我心；
更夫丙：（念）明天齊上陣，
更夫丁：（念）個個抖精神。
〔四更夫同下〕
梁紅玉：你我再到後營察看便了。
韓世忠：請。

（唱散板）

喜軍心齊奮勇爭先恐後，

梁紅玉：（接唱）準備着清烽火共復神州。

〔梁紅玉、韓世忠『趟馬』同下〕

第十二場

〔八金兵、四金將、哈迷蚩、兀朮同上〕

兀　朮：（唱西皮搖板）

昨日江邊探軍情，

險些喪了命殘生。

孤家晤探金山，道路不熟，折了大將黃炳奴，令人可惱。韓世忠打來戰書，明日金山大戰。——啊，軍師！

哈迷蚩：狼主。

兀　朮：明日之戰，道路不熟，如何進兵？

哈迷蚩：狠主但放寬心。前者，我在外面私訪，見一酒保甚是聰明伶俐，熟知地理，可派他做一嚮導。

兀朮：此人今在何處？

哈迷蚩：現在帳外。

兀朮：喚他進來。

哈迷蚩：是。——王達進見。

王達：（內）是。

〔王達上〕

哈迷蚩：隨我見過狠主。

王達：是。——小人參見狠主。

兀朮：起來。軍師道你願當嚮導，是與不是？

王達：是。小人略知地理，願當嚮導。

兀朮：如此甚好，隨營調遣，下面伺候。

王達：多謝狠主。——正是：任憑兀朮多奸巧，哪有我的妙計高。（下）

兀　朮：兒郞的。

衆　：啊！

兀　朮：明日出戰，必須人人奮勇，個個當先。聽孤令下！

（唱散板）

明日裏與宋兵大戰江上，
必須要抖威風各自逞強；
孤這裏安排下天羅地網，
哪怕那韓世忠鐵鎖沉江。

〔衆同下〕

第十三場

〔韓尙德、韓彥直、蘇勝、蘇德、曹成、曹亮、賀武、解雲，『雙起霸』上，分唱『粉蝶兒』〕

衆　：俺——

韓尙德：韓尙德。

韓彥直：韓彥直。

蘇勝：蘇勝。

蘇德：蘇德。

曹成：曹成。

曹亮：曹亮。

賀武：賀武。

解雲：解雲。

韓尙德：衆位將軍請了。

衆　：請了。

韓尙德：都督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大開門』，四宋兵、四家將、八女兵、女纛手、梁紅玉同上〕

梁紅玉：（唱『點絳唇』）

一代紅妝，兵符執掌；軍容壯，掃蕩封狼，血濺長江浪。

衆將：參見都督。

梁紅玉：衆位將軍少禮。

衆　將：啊。

梁紅玉：（念詩）錦繡軍袍手織成，　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多少奇男子，　玉帳牙旗屬婦人。

本督，大宋天子駕前，五軍都督府安國夫人梁紅玉。奉旨會同我家元帥鎮守江淮。今日與金兵血戰，爲此登壇點將。——衆位將軍。

衆　將：都督。

梁紅玉：今日與金兵血戰，韓元帥身先士卒，直衝敵陣；本督統率中軍，舉旗爲號，鼓擊則進，鼓住則守。你等人人奮勇，個個當先。聽我令下。

衆　將：喳。

梁紅玉：蘇勝、蘇德聽令。

蘇勝
蘇德：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攻打東路，不得有誤。

蘇勝
蘇德：得令。

梁紅玉：曹成、曹亮聽令。

曹成
曹亮：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攻打西路，不得有誤。

曹成
曹亮：得令。

梁紅玉：賀武、解雲聽令。

賀武
解雲：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江邊埋伏，不得有誤。

賀武
解雲：得令。

梁紅玉：尙德、彥直聽令。

韓尙德
韓彥直：在。

梁紅玉：命你二人隨同父帥，直衝敵陣；但聽鼓聲一起，迎頭痛擊，不得有誤。

韓尙德
韓彥直：得令。

梁紅玉：衆將官。

衆：有。

梁紅玉：兵發金山去者。

〔『小泣顏回』，衆圓場下〕

第十四場

〔『風入松』，八金兵、四金將、何黑闥、兀朮、大纛手上，船夫搖船同上〕

兀　朮：孤與韓世忠打下戰書，今日大戰。——兒郎的。

衆　：啊！

兀　朮：殺。

〔衆同下〕

第十五場

〔何黑闥、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韓尙德、四家將上，船夫搖船同上。雙方水戰。韓尙德等敗下，何黑闥等追下〕

第十六場

〔八女兵引梁紅玉上〕

梁紅玉：（唱『粉蝶兒』）

桴鼓親操，
煥旗麾，芝蓋冲霄；
列艨艟，鐵鍊環繞，
聽軍中喊殺聲高；
敢小覷女英傑，江天舒嘯。
擁高牙，力撼江潮；
秉忠心，憑赤胆，
保定了大宋旗號。（女纛手暗上）
今日會同元帥大戰金兵。——衆女兵。

衆：有。

梁紅玉：隨俺登山擂鼓助戰者！

（接唱）非是俺展盡計巧，

俺可也千軍橫掃。

〔衆引梁紅玉上山，擂鼓。韓世忠、大纛手、四宋將、四宋兵上，船夫搖船同上。兀朮、大纛手、四金將、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雙方水戰。韓尚德、四家將上，船夫搖船同上。何黑闥、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衆水戰。分下〕

梁紅玉：呀！

（唱『石榴花』）

遙望着一江風浪拍天高，

我撒網中流待釣金鰲。

猛幾陣軍中鼓角喧號，

鯨鯢動開巨浪撼奔濤。

只聽得馬嘶旗飄，

只聽得馬嘶旗飄，

騰空殺氣入雲表。

且住！看元帥引兀朮到來。——衆女兵！

衆　：有。

梁紅玉：隨俺登舟助戰者！

衆　：是。

〔衆同下。四女兵上，佈陣。四女兵、梁紅玉同上〕

梁紅玉：（唱『上小樓』）

眼看這黠虜咆哮，恨不盡掃，

挽繡甲跨馬提刀，

挽繡甲跨馬提刀，

女天魔，下九霄，

只看俺威風殺氣戰這遭。

〔女纛手上，女船夫搖船同上。八女兵、梁紅玉圓場登舟。兀朮、大纛手、四金將、四金兵上，船夫搖船同上。雙方水戰。兀朮等敗下，梁紅玉等追下〕

第十七場

〔八金兵、四金將、何黑闥、兀朮、大纛手上，船夫搖船同上〕

〔衆登岸，船夫下。衆圓場下〕

兀　朮：棄舟登岸！

〔八女兵、梁紅玉、女纛手上，女船夫搖船同上〕

〔衆登岸，女船夫下。衆圓場追下〕

梁紅玉：棄舟登岸！

〔四宋兵、四家將、六宋將、韓彥直、韓尙德、韓世忠、大纛手上，船夫搖船同上〕

韓世忠：棄舟登岸！

〔衆登岸，船夫下。衆圓場。兀朮等上，雙方兵將分下。兀朮、韓世忠起打，分下〕

〔四宋將、四金將分上，起打，分下〕

〔韓彥直、何黑闥分上，起打，分下〕

〔韓世忠、兀朮分上，起打，梁紅玉上，接戰，韓世忠下，兀朮敗下。四金將上，接

戰，又敗下〕

〔四宋兵、四家將、八女兵、六宋將、韓彥直、韓尙德同上，過場追下。梁紅玉下〕

〔韓彥直、韓尙德、兀朮上，起打。六宋將、八女兵、韓世忠、梁紅玉上，起打。兀朮敗下。衆追下〕

第十八場

〔八金兵、四金將、兀朮上。王達迎上〕

兀　朮：不想被韓世忠殺得大敗。——前面是甚麼地方？

王　達：黃天蕩，正好屯兵。

兀　朮：兒郞的。

衆　：啊。

兀　朮：兵撤黃天蕩。

衆　：啊。

〔八金兵、四金將、兀朮下〕

王　達：兀朮呀兀朮！你這小子上了我的當了。（下）

第十九場

〔四宋兵、八女兵、六宋將、韓彥直、韓尙德、韓世忠、梁紅玉同上。王達上〕

王　達：啓元帥，兀朮被我誆入黃天蕩去了。

梁紅玉
韓世忠：起過了。——衆將官。

衆　：啊。

梁紅玉
韓世忠：將黃天蕩團團圍住，捉拿兀朮去者。

衆　：啊！

〔『尾聲』，衆同下〕

——劇　終——

借趙雲

前記

『借趙雲』是『三國演義』中的一節故事。

曹操圍攻徐州，徐州太守陶謙（恭祖）派人求救於北海太守孔融。適平原令劉備在座，孔融遂約請劉備同往解圍。劉備因自己兵力不足，不敢輕動，乃往北平太守公孫瓚處借得趙雲和三千士卒。劉、趙兩人，平日早已互相仰慕，途中由於談論當代英雄，各自道出心事，遂訂交，並合力解除徐州之圍。

本劇是由中國京劇團葉盛蘭、李盛藻和本院編輯處祁野耘共同整理的。

借趙雲

第一場

〔二旗牌、劉備上〕

劉　備：（唱西皮搖板）

孔文舉相約我解徐州圍困，
怎奈是兵將寡恐難抵曹軍。

千軍容易得，一將最難求。只因曹操，攻打徐州甚緊，陶恭祖衆寡不敵，我弟兄蒙孔融相約，同往救應。怎奈兵微將寡，恐難抵敵，不免去到公孫兄那裏，借將解圍。——來，備馬！

（唱西皮原板）

心兒裏恨曹操奸謀忒甚，

統人馬攻徐州殘害黎民。
爲大義我理當領兵救應，
因此上到北鄙親走一程。
忙吩咐衆將校前把路引，

（接唱搖板）

見公孫借兵將好破曹兵。（同下）

第二場

〔四軍士、公孫瓚上〕

公孫瓚：（念引）坐鎮北鄙，恨袁紹，失却前盟。
（念詩）炎漢將傾如一線，曹操更比董卓奸。
諸侯紛紛圖霸業，帶甲將軍哪得眠。
本鎮，公孫瓚。昔與袁紹同盟，議定奪取冀州，平分疆土。不想他背棄盟約，就中取事，不但不分與寸土，反將我二弟亂箭射死。爲此與他動起干戈，在

磐河大戰。幸得趙雲相助，才能轉敗爲勝，因此征戰不休，相拒甚久。後蒙聖上降旨，與我兩家解和，各自罷兵，兩地停紮。正是：倚劍難消恨，迴戈待復仇。

〔中軍上〕

中　軍：（念）使君臨北鄙，報與主公知。——啓主公，劉使君到。

公孫瓚：有請。

中　軍：有請。

〔二旗牌、劉備上〕

劉　備：啊，公孫兄。

公孫瓚：劉使君，請坐。

劉　備：有座。

公孫瓚：不知使君駕到，有失遠迎，望乞恕罪。

劉　備：豈敢，備來得鹵莽，公孫兄海涵。

公孫瓚：使君到此，必有所爲？

劉　備：只因曹操，攻打徐州甚緊，陶恭祖衆寡不敵，我弟兄蒙孔融相約救應，怎奈兵微將寡，恐難取勝，特到公孫兄帳下借兵相助，以解此圍。
公孫瓚：如此，借你三千人馬如何？
劉　備：這……還望借一勇將相助。
公孫瓚：這勇將麼……
劉　備：望求趙雲一往。
公孫瓚：趙雲此去雖好，怎奈北鄙需人。
劉　備：解圍之後，卽刻送回。
公孫瓚：好，中軍聽令。
中　軍：在。
公孫瓚：命趙雲帶領三千人馬，隨定劉使君往徐州解圍，不得有誤。
中　軍：得令。（下）
公孫瓚：來，準備酒宴，我與劉使君同飲。
劉　備：且慢！猶恐陶恭祖盼兵心急，備告辭了。

（唱西皮搖板）

陶恭祖望救援盼兵甚緊，
這時候哪顧得同飲盃巡。
辭別了公孫兄忙跨金鐙，
破曹後備親自送將回程。

〔劉備、二旗牌同下〕

公孫瓚：（接唱）

劉玄德是英雄素有忠信，
借趙雲往徐州抵敵曹兵。
但願得曹兵退乃陶公之幸，
也免得苦爭戰徒害生靈。

〔衆同下〕

第三場

〔趙雲上，『起霸』〕

趙　雲：（念詩）大鵬展翅待凌空，　且等春雷起蛟龍；
　　男兒若遂青雲志，　當扶明主振九重。

俺，姓趙名雲字子龍，乃常山人也。前在袁紹帳下爲將，只因磐河大戰之時，諸將俱有差遣，是俺進帳討令，可恨那老賊藐視英雄，將俺趕出不用。是俺正在磐河沐馬，只見顏良、文醜殺得公孫瓚丟盔卸甲，旦夕難存。想大丈夫遇難救人，方算英雄，那時俺單槍匹馬殺退顏良、文醜，救了公孫瓚，因此投入麾下；指望他是英明之主，唉！誰想他剛而無謀，不能知人善任，仔細思之，俺好悔也！

（唱西皮搖板）

可嘆男兒時未逢，
蒼天何必困英雄！
俺好似文種扶勾踐，

（夾白）又好似——

范增遇重瞳。

中　軍：（上）趙雲聽令。

趙　雲：在。

中　軍：主公命你帶領三千人馬，隨定劉使君前往徐州解圍，不得有誤。

趙　雲：得令。

中　軍：令出山搖動。（下）

趙　雲：言發鬼神驚。——哎呀且住！主公命我帶領三千人馬，隨定劉使君往徐州解圍，我想劉使君乃是漢室宗親，又是當世英雄，俺今此去，在路途中必須見機而行便了。

（唱搖板）

自古英雄愛英雄，
大義機謀在心中。
耳旁聽得鑾鈴響動，
想是來了玄德公。

〔二旗牌、劉備上〕

劉　備：（唱搖板）

在帳中辭別了公孫仁兄，
借與我三千兵大將子龍。
來至在校軍場用目觀定，
我見了趙將軍施禮打躬。
啊，那旁敢是趙將軍？

趙　雲：那旁來的敢是劉使君？
劉　備：趙將軍。
趙　雲：劉使君。
劉備趙雲：（同笑）啊，哈哈哈……請。
趙　雲：雲與劉使君撣塵。
劉　備：不敢當，不敢當！
趙　雲：當得的，當得的！
劉　備：備與趙將軍撣塵。

趙　雲：不敢當，不敢當！
劉　備：當得的，當得的！
趙　雲：不知使君駕到，未曾遠迎，望乞恕罪。
劉　備：豈敢，備來得鹵莽，趙將軍海涵。
趙　雲：豈敢。
劉　備：久聞將軍英名，如雷灌耳，前在磐河一見，眞乃話不虛傳。
趙　雲：俺趙雲乃草莽之夫，何蒙使君謬讚。
劉　備：不然，不然，實是英雄，實是英雄。
趙　雲：勿得過奬。
劉　備：可恨曹操圍攻徐州甚緊，陶恭祖衆寡不敵，我弟兄蒙孔融相約，同往解圍。
怎奈兵微將寡，恐難抵敵，今得趙將軍此去，一定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了。
趙　雲：此乃我家主公允借，俺趙雲理當順情而去，何言成功在我！
劉　備：哦，趙將軍是順人情而去？
趙　雲：正是。

劉　備：如此備失言了。啊，趙將軍，看天時尚早，可命人馬緩緩而行，路途之中，備與趙將軍敍談敍談。

趙　雲：好，如此使君傳令。

劉　備：不敢，趙將軍請來傳令。

趙　雲：你我一同傳令。——衆將官！

四軍士：（上）啊。

趙　雲：你等將人馬緩緩而行，路途中不許馬踏禾苗，騷擾百姓，違令者斬！

四軍士：啊。

趙　雲：帶馬！

〔四軍士、二旗牌下〕

劉　備：備與趙將軍牽馬。

趙　雲：不敢當，不敢當。

劉　備：當得的呀！

趙　雲：雲與使君墜鐙。

劉　備：不敢當，不敢當。

趙　雲：當得的呀！

劉　備：啊，趙將軍。

趙　雲：劉使君。

劉　備：看目今天下荒荒，刀兵四起，衆諸侯屢戰不休，將來稱王霸業，不知落與誰家，趙將軍可知？

趙　雲：方才言過，俺趙雲乃草莽之夫，不知帝王之事；天下英雄，實有未知。使君請道其詳。

劉　備：哦，趙將軍不知？

趙　雲：啊，不知。

劉　備：請。——啊，趙將軍。備、我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是哪一家？

劉　備：那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甚多，又有顏良、文醜之勇，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那袁紹的了。

趙　雲：那袁紹？

劉　備：哦。

趙　雲：鳳毛鷄膽！

劉　備：怎麽？

趙　雲：此人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貪生，見小利而忘命，毫無忠君救民之心，非是英雄；況且他眷戀妻孥，輕賢慢士，佞而無信。他乃反覆之輩，不久必亡，怎能成其大事。那袁紹他不能！

劉　備：那袁紹他不能？

趙　雲：他不能。

劉　備：請。——啊，趙將軍。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又是哪一家？

劉　備：那袁紹之弟，名喚袁術，現在淮南，地勢廣闊，糧草足備，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那袁術的了。

趙　雲：那袁術？

劉備：哦。

趙雲：我把他好有一比。

劉備：比作何來？

趙雲：塚內枯骨。

劉備：怎能把他比作塚內枯骨呢？

趙雲：此人心小，行事短絕，賞罰不明，縱兵擄搶，昏迷酒色。他乃無才無德之輩，焉能成其大事。那袁術他也不能！

劉備：哦！那袁術他也不能？

趙雲：不能。

劉備：哦，請。——啊，趙將軍。

趙雲：劉使君。

劉備：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雲：又是哪一家？

劉備：想我堂兄劉景升，乃漢室宗親，在荆襄名稱八俊，威震九州，手下有蔡瑁、張

允輔佐，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我那堂兄劉表的了。哈哈哈……

趙雲：荊州牧劉表？

劉備：備堂兄劉景升。

趙雲：可稱名主；怎奈蔡氏不賢，寵用蔡瑁、張允，久必生亂。嗣後荊襄九郡，恐喪於此二人之手。那劉表虛名無實，他也不能！

劉備：怎麼備堂兄劉表他也不能？

趙雲：不能。

劉備：哎呀，趙將軍。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雲：又是哪一家？

劉備：如今曹操在兗州招賢納士，將勇兵強，日後炎漢社稷，難道還歸與那曹操不成嗎？

趙雲：那曹操？

劉備：啊！

趙雲：（冷笑）哼哼哼……此人乃亂世之奸雄，人人得而誅之。焉能叫他稱王霸

業！此人不足論也！

劉　備：此人不足論也？

趙　雲：嗯！

劉　備：請。——啊，趙將軍。備、我又想起一家來了。

趙　雲：又是哪一家？

劉　備：想我那公孫兄，手下兵多將廣，又有趙將軍輔佐，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我那公孫兄的了。

趙　雲：我家太守公孫？

劉　備：啊！

趙　雲：俺趙雲倒有輔佐之心，怎奈他剛而無謀；觀其所爲，亦不過袁紹等輩耳！他也不能！

劉　備：怎麼，我那公孫兄他也不能？

趙　雲：不能。

劉　備：哎呀！如此說來，這天下也就無人矣。

趙雲：俺趙雲眼前倒有一家。

劉備：啊，趙將軍不言，備倒明白了。

趙雲：明白何來？

劉備：我看趙將軍英明出衆，武藝超羣，將來稱王霸業，一定是趙將軍的了。

趙雲：哎呀！惶恐啊，惶恐！俺趙雲不過一將而已，焉能成其大事！俺不如實言了罷！

劉備：倒是實言的好。

趙雲：我看劉使君，乃蓋世英雄，名振四海，而且寬宏大度，禮賢下士，日後稱王霸業一定是劉使君的了。

劉備：哪個？

趙雲：劉使君哪！

劉備：我劉備？

趙雲：正是啊！

劉備：哎，趙將軍哪！想我小小平原縣令，焉能成其大事！有道是：天上無雲難下

雨，帳中無將怎稱雄！

（唱西皮搖板）

劉備才疏德又薄，

焉能執掌錦山河。

趙將軍，有道是：光陰似箭，

趙雲：日月如梭。

劉備：人生在世，

趙雲：能有幾何。

劉備：（長嘆）唉！我劉備爲漢室江山都愁老了啊！

趙雲：哎呀，且住！看劉備實有愛將之意，可惜我未逢明主，俺今思之，好悔也！

（唱搖板）

低頭不語恨蒼穹。

劉備：（接唱）劉備身旁少英雄。

趙雲：（接唱）俺好似明月被雲掩。

劉備：（接唱）但看紅日在當空。

趙雲：敢問使君志向如何？

劉備：我劉備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陛下之玄孫，有朝一日蛟龍得水，趙將軍哪！

（唱搖板）

有朝一日春雷動，

得會風雲上九重。

哎呀，失言了！

趙雲：分明實言，怎說失言？

劉備：分明失言，怎說實言？

趙雲：俺不如實言了罷！

劉備：倒是實言的好。

趙雲：雲在磐河的時節，就有心輔佐劉使君。

劉備：啊？趙將軍在磐河的時節，就有心輔佐於我？

趙　雲：正是。

劉　備：哎呀呀，眞乃桃園之幸也！你看天色已晚，猶恐陶恭祖盼兵心急，不免馬上加鞭。

趙　雲：請。

劉　備：（唱搖板）

欲收此將難出唇，

暗語打動子龍心。

我好恨哪！

趙　雲：恨者何來？

劉　備：（接唱）恨只恨足下不生雲，

趙　雲：雲到。

劉備趙雲：（同笑）哈哈哈……

劉　備：（接唱）聰明不過趙將軍。

二人催馬向前進，

趙　雲：（接唱）大破曹兵顯奇能。
劉　備：趙將軍請。
趙　雲：不敢，劉使君請。
劉　備：你我並馬而行。
〔趙雲下〕
劉　備：好將啊！哈哈哈……（下）

第四場

〔四軍士、張飛上〕
張　飛：（念詩）豹頭環眼鬚似錐，丈八蛇矛抖雄威；
　　虎牢關前曾交戰，槍挑呂布紫金盔。
俺，姓張名飛字翼德。只因曹兵攻打徐州，陶恭祖衆寡不敵，俺大哥去往北鄙借兵，未見回來，教俺放心不下。——三軍嚀，伺候了！
〔報子上〕

報　子：主公搬兵回營。

張　飛：知道了！

〔報子下〕

張　飛：三軍嚀，咱大哥搬兵回營，你們與咱老張擺隊，擺隊，擺隊！

〔吹打。衆擺隊下，張飛下〕

第五場

〔趙雲、劉備上〕

劉　備：此處離小沛不遠，備要先行一步了。

趙　雲：請。

〔劉備下〕

〔二旗牌、四軍士上，與趙雲同下〕

第六場

〔四軍士、張飛自下場門上，二旗牌、劉備自上場門上〕

劉　備：啊，三弟！

張　飛：大哥！不必下馬，請，請，請！

〔二旗牌、劉備下〕

〔四軍士、趙雲上，見張飛，趙雲等先下。四軍士、張飛隨下〕

第七場

〔八軍士、二旗牌、劉備、趙雲、張飛同上，入座。吹打止〕

張　飛：大哥前去搬兵，多有辛苦。

劉　備：彼此一樣，何言辛苦。

張　飛：但不知搬來兵有多少？大將幾員？

劉　備：三千人馬，大將一員。

張　飛：三千人馬，也曾見過；大將一員，今在何處？

劉　備：趙將軍，這是備三弟。——翼德，見過趙將軍。

趙　雲：啊，三將軍。

張　飛：嘍！我看趙雲，馬上無有拳頭大，馬下不過磕膝高，若是交鋒敗陣，豈不辱我桃園弟兄的銳氣！

〔劉備急攔阻〕

〔報子上〕

報　子：典韋討戰。

張　飛：再探。

報　子：啊。（下）

趙　雲：使君！既是典韋討戰，待俺出馬。——來，抬槍，帶馬！

張　飛：趙雲哪！那典韋乃是曹營勇將，你豈是他人對手！你呀，你坐下吧！——三軍嗬，鞭來，鞭來！

〔四軍士、張飛同下〕

劉備：啊，趙將軍！備三弟乃鹵莽之人，趙將軍不要見怪於他。喏喏喏，待備與趙將軍陪禮了，陪禮了！

〔趙雲、劉備等同下〕

第八場

〔四軍士、典韋上〕

典韋：某，典韋。奉了曹公之命，攻打徐州；近聞劉備相助陶謙，爲此領兵與他交戰。——衆將官！

衆：啊！

典韋：殺！

〔四軍士、張飛上〕

典韋：呔，來將通名！

張飛：典韋，咱的兒啊！連你三爹爹都不認識了嗎？

典韋：張飛，某家饒你不死，去罷！

張　飛：看鞭！

〔開打，張飛等下，典韋等追下〕

第九場

〔趙雲上〕

趙　雲：且住！指望前來建功立業，誰想張飛滅却俺的威風，我還與他破甚麼曹！解甚麼圍！——衆將官！人馬撤回北鄙！

劉　備：（內）且慢！

〔劉備上〕

劉　備：啊，趙將軍！爲何將人馬撤回北鄙呀？

趙　雲：使君哪！

（唱西皮搖板）

令弟把俺來小量，

蛟龍思水奔長江。

劉　備：啊，趙將軍，適才備也曾言過，翼德乃鹵莽之人，趙將軍不要見怪於他。喏喏喏，待備下馬陪禮……哎呀！四面俱是曹兵，下馬不便，喏喏喏，馬上與將軍陪禮了，陪禮了！（下）

趙　雲：且住！張飛雖然鹵莽，只是劉備這等仁義……也罷！俺不免去至兩軍陣前，看他兩家交鋒。張飛若勝，俺將兵馬就撤回北鄙；他若敗陣，那時俺一馬當先，殺退典韋，也教那張飛識俺英勇。——衆將官，紮住陣脚！

衆　：（內）啊！

〔趙雲下〕

第十場

〔劉備上〕

劉　備：且住！趙雲到此，一戰未交，不想被我三弟激怒，竟要將人馬撤回北鄙，這便如何是好？……哦哦有了，我不免去至陣前，與典韋交戰，假意敗在趙雲坐纛旗下，我想他一定不能袖手旁觀。正是：計策安排定，要收將趙雲。（下）

第十一場

〔張飛、典韋上，起打，張飛敗。劉備上，又敗。趙雲上。劉備、張飛上山。趙雲與典韋起打，典韋敗下。趙雲追下。劉備、張飛下山〕

張　飛：大哥，你看那趙雲，殺得典韋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猶如雨打殘花一般，那趙雲眞是好將，好將啊！

劉　備：哪個？

張　飛：那趙雲哪！

劉　備：那趙雲，他不如三弟你呀！（下）

張　飛：（羞愧）嘿！

〔張飛下〕

第十二場

〔四軍士、典韋上〕

典　韋：且住！趙雲殺法厲害。——衆將官，收兵！

〔趙雲上，打典韋下〕

〔八軍士、張飛、劉備上，與趙雲撣塵，劉備、趙雲下〕

軍　士：哦……

張　飛：（向軍士）這些個無用的東西！

〔軍士、張飛同下〕

——劇　終——

打麵缸

前記

『打麵缸』是一齣在許多劇種中都流行的諷刺喜劇。妓女周臘梅想脫籍嫁人，持狀去往縣衙，請求知縣（大老爺）作主。大老爺當堂把她配與班頭張才，然後又派張才出差，以便自己到臘梅家裏去『找樂兒』。張才料到大老爺不懷好意，假作登程，至晚歸家，果然大老爺和縣衙的王書吏、四老爺都已來了。王書吏、四老爺只得以『溫居』爲飾詞，在張才面前許下賀喜銀子，狼狽而遁。最後，大老爺被張才剝了衣帽，推出門去。一對新夫婦歡歡喜喜地入了洞房。

本劇是根據蕭長華先生的演出本，由蕭先生與本院編輯處田淞共同整理的。整理本主要有以下改動：一、刪改了一些庸俗胡鬧或不恰當的台詞；二、舊本中張才和周臘梅彼此間的態度不夠明確。從戲的結尾來看，這一對夫婦互相是滿意的，而前面張才離家時並未把『假意登程』告訴妻子，回來時，周臘梅又冷淡地拒絕澆酒，這些都顯得不合情理。整理本中已作了修改。

本劇在刻劃人物上，有許多比較誇張的地方，作爲諷刺劇的特殊風格來講，是可以存在的；但在表演時應注意避免庸俗化。

打麵缸

第一場

大老爺：（內）張頭兒、李頭兒，老爺升堂嘍！

〔梆聲三響〕

大老爺：（內唱『南鑼』）

打三梆坐大堂！

〔四衙役、王書吏、大老爺上〕

大老爺：（接唱）衆衙役，列兩旁，

夾棍、板、椮當堂放。（入座）

〔周臘梅上〕

周臘梅：（接唱）手拿狀子朝前走——

望老爺，作主張，
小女子不願在煙花巷。
王書吏：（接唱）王書吏接狀看端詳。（拉長聲）
大老爺：你叫喚甚麽？想着緩氣。——有事兒沒事兒啊？這麽淸鍋冷灶的，別這兒愣着，沒事兒咱們退堂罷！
王書吏：喂呀老爺，不要退堂，有打官司的了。
大老爺：怎麽着，有了打官司的啦？在哪兒哪？
王書吏：喏喏，這不是嗎！
大老爺：（看周臘梅）呦，哈哈哈……是位堂客。——眞個的，沒請問您哪貴姓？您是誰呀？
周臘梅：呦，老爺，您連我都不認識啦？
王書吏：老爺呀，你連她（讀如『塔』）都不認識呀？
大老爺：塔，還『和尙墳』哪。
王書吏：她就是這個，她就是那個，這個……那個……（對周臘梅）你是哪個呀？

大老爺：你走一邊去罷！鬧了半天你也不認識。（對周臘梅）您到底兒是誰呀？

周臘梅：我呀，我就是行院中的周臘梅。

王書吏：老爺呀，她就是周臘梅，周臘梅就是她，她就是周臘梅，周臘梅……

大老爺：車軲轆話，貧不貧哪！（對周臘梅）哦，你就是行院中的周臘梅呀？你不在院中作你的生意，跑到老爺我這兒幹甚麽來啦？

周臘梅：我上老爺您這兒寃來啦。

大老爺：你富裕多兒錢，上老爺我這兒寃來啦？

周臘梅：我是申寃告狀來啦。

大老爺：哦，你是申寃告狀來啦？既然告狀，你怎麽沒狀子啊？

周臘梅：有狀子。

大老爺：在哪兒哪？

周臘梅：王先生接過去啦。

大老爺：王先生，狀子你接過去啦？

王書吏：我沒有哇。

周臘梅：怎麽沒有哇，你不是打我手裏接過去的嗎？

王書吏：哎呀，一時的工夫，我把它忘了。（從懷中取出狀子）

大老爺：這幸虧是狀子，這要是銀票你就不拿出來啦。

王書吏：狀子在此，老爺請看。

大老爺：（看狀，對周臘梅）你這個狀子是吃麵不澆滷——白批兒。

周臘梅：老爺您掉個過兒。

大老爺：老爺掉過個兒，我成了太太啦。

周臘梅：您把狀子掉過個兒。

大老爺：你說清楚了。——可不是字在這邊兒哪嘛。喝！滿紙黑叉叉，它認識我，我不認識它。——王先生，別這兒愣着；這有狀子，拿去瞧去。

王書吏：老爺請看。

大老爺：你瞧罷。

王書吏：老爺看完了，我書吏才敢看呢。

大老爺：沒那個論兒，你就看得啦！

王書吏：不不不，總是老爺先看，我書吏才敢看。
大老爺：你先看罷！ 你瞧瞧是怎麼回事，告訴我，我就知道啦。
王書吏：老爺不看，我書吏是不敢看的。
大老爺：你這不是擠兌我嘛！ 拿耳朵來。 （小聲地）我呀，不認識字。
王書吏：（大聲地）甚麼？ 你不認識字！
大老爺：你嚷甚麼！
王書吏：不識字也要出來作官！
大老爺：現在我就作了官了嘛，那你有甚麼法子。
王書吏：旣要作官，不念幾年書，不入學堂，就這麼糊裏糊塗的就作了官了？
大老爺：那現在嘛！ 你氣恨不了哇。
王書吏：幸虧有我學生。
大老爺：沒有你，我不絕了嗎？
王書吏：甚麼？ 開玩笑！
大老爺：沒你在這兒，我不敎人『撅』了嗎？

王書吏：你說淸楚了。繞着灣子你要佔便宜，勾心鬥角！
大老爺：你瞧瞧，來了字眼啦。
王書吏：既要作官，你不念書！不認識字，就要作官！……
大老爺：你瞧，沒完啦。
王書吏：人情貨！哼！……
大老爺：你還有完沒完？認識幾個字也犯不上這麼拿捏呀！
王書吏：怎麼着？你再說，我不念了！
大老爺：得啦，您別生氣，我不說了。您念！
王書吏：這還罷了。（看狀）哦喲，哈哈哈！——嗯，哎呀老爺，你看這頭一個字念甚麼？
大老爺：怎麼？頭一個字你就不知道？
王書吏：不是，這頭一個字筆劃太多，太繞眼。
大老爺：就是這頭一個字啊？那好辦，拿過來。哎，咱們把它撕了去！你往下念。
王書吏：喂呀，幸虧是老爺，有才幹；要是我書班是想不到的。去掉這頭一個字淸楚

多了，拿來我念。——哎呀，嗯……嘖嘖嘖！好厲害的狀子啊！這是八面風啊！哎呀老爺呀，這個狀子好厲害呀！哈哈哈……

大老爺：是怎麼回事？

王書吏：你都把它撕了罷！

大老爺：怎麼啦？

王書吏：我一個都不認識。

大老爺：招甚麼說哪！訓了我半天，敢情你一個也不認得呀？

王書吏：啊？只許你不認得，不准我不認得嗎！

大老爺：你瞧他還有了理啦。——我說周臘梅呀，我對不住你，老爺這兒的人不認識字，乾脆你上別的衙門口兒告去得啦。

周臘梅：老爺，要不咱們來個簡便的罷。

大老爺：你就說。

周臘梅：咱們來個『山中老虎吃豆腐』。

王書吏：哎呀老爺呀！她說是『山中老虎吃豆腐』。是臭豆腐，是醬豆腐，是辣豆腐，

是豆腐乾？

大老爺：你瞧打在豆腐陣裏啦。——臘梅呀，怎麽叫『山中老虎吃豆腐』哇？

周臘梅：口訴口訴（素）。

大老爺：口訴哇？那麽您就訴罷。

周臘梅：老爺，我們跪着說不出來。

大老爺：跪着說不出來，我這兒不在乎這個，那麽鬆你的堂規，你就起來說。

周臘梅：那麽我們這兒謝謝您啦。

大老爺：甭謝（卸），待會兒還接姑奶奶哪。

周臘梅：呦，老爺您老好哇，您發福啦，您身體倒康健哪！

王書吏：哆！哆！哆！混帳！甚麽東西！上得堂來跟老爺嘻皮笑臉，成何體統！

大老爺：你瞧他躥啦。

周臘梅：我問個好兒哇。

王書吏：不希罕！

大老爺：得了得了，一邊兒呆會兒罷，別毛兒乍刺啦！（對周臘梅）你說你的。

周臘梅：老爺，您知道我們那個鴇兒哇……

王書吏：胡說八道，甚麼寶兒寶兒的，你不知道我們老爺的小名兒叫寶兒嗎？

大老爺：你還叫柱兒哪！（對周臘梅）鴇兒怎麼着哪？

周臘梅：她會喝不會釃——

大老爺：怎麼講？

周臘梅：她跑啦。

大老爺：跑啦？老媽兒呢？

周臘梅：老媽兒也散啦。

大老爺：你瞧這巧。那麼你打算怎麼樣呢？

周臘梅：我打算找個對兒。

大老爺：醉鬧兒，沒對兒。

周臘梅：找個當家的。

大老爺：當家的找趕車的去了。

周臘梅：我們找個一夫一妻的過日子。

大老爺：好，那成。老爺堂上有的是人，你瞧誰好，你就跟誰去。

周臘梅：（看衆衙役）他們都不成。

大老爺：怎麼啦？

周臘梅：他們都老了，我可不跟他們。

大老爺：那怎麼辦呢？

王書吏：老爺，老爺……

大老爺：嘀咕甚麼？有話就說。

王書吏：老爺，我學生還沒有成家……

大老爺：你成家不成家的，告訴你們家大人去，跟我說甚麼？

王書吏：求老爺分分心，你把周臘梅斷給我罷。

大老爺：罷了，眞有眼力！瞧出便宜來了。這可是你願意呀？

王書吏：是啊。

大老爺：那麼我給你說說。——臘梅呀，我們王先生看你倒是挺忠厚的，打算要認你作乾媽。

王書吏：這是甚麽話！一夫一妻的過日子。
大老爺：哦，一夫一妻的過日子。——臘梅呀，瞧瞧他的品貌如何？
周臘梅：那麽我瞧瞧。
王書吏：過來，瞧瞧我學生，中意不中意？
周臘梅：哎呀老爺，我們不跟他。
大老爺：怎麽？
周臘梅：他是個『粉眼兒』㊀。
大老爺：他是『粉眼兒』，不是『老家賊』㊁？
王書吏：喂呀，她說我是『粉眼兒』，哎呀我要飛。『粉眼兒』，『粉眼兒』，『伏天兒』，『伏天兒』……（作飛狀）
大老爺：『粉眼兒』改了『伏天兒』啦，你還『吉了兒』哪。㊂——我說來呀，拿鷄罩把他給扣起來！
王書吏：我不飛了。
大老爺：這個王先生也不成，那……你跟我好不好？

王書吏：老爺，官不佔民妻。
大老爺：（發窘）我是說着玩兒，連我的媳婦兒還要跟人哪。
周臘梅：那麽您給我分分心，您這兒還有人沒有啦？
大老爺：對呀，這兒淨是內班兒的，外班兒還有人哪。（對衆衙役）咱們外班兒裏還有誰呀？
衆衙役：外班兒張才新近失的家。
大老爺：張才失了家了？好，傳張才！
衆衙役：傳張才！
張　才：（內）啊咳！
（上念）忽聽叫張才，班房兒走出來。——大老爺在上，張才打躬。
大老爺：罷了，一旁站下。
張　才：大老爺呼喚，哪旁使用？
大老爺：（裝腔做勢）無事不敢勞動尊神，哇呀呀……
張　才：這是要風要雨呀？

大老爺：我要乾跺脚。㊃ 老爺沒別的事兒，要賞你個媳婦兒。
張　才：老爺的媳婦兒我不敢要。
大老爺：老爺的媳婦兒憑甚麽給你呀！——臘梅呀，過去瞧瞧我們這個張頭兒怎麽樣？
周臘梅：哎呦，寶貝兒老爺，這才是『鑽天的老琉璃㊄』——
大老爺：怎麽講？
周臘梅：冒（貌）高。
大老爺：怎麽着，他貌高！
王書吏：哎呀，我要冒高，我要冒高……
大老爺：又來啦。——再把鷄罩拿過來！
王書吏：我不冒了。
大老爺：（對周臘梅）張才貌高，你瞧他如意呀？
周臘梅：（點頭）
大老爺：張才，你就把她帶着走罷。

張　才：我不敢要她。
大老爺：這便宜事兒你不要？
張　才：（念）　她們行院中的人兒，
　　　　　　　好吃嘴兒，懶做活，
　　　　　　　瞧見銀錢往前挪。
　　　　沒那個閑錢兒養活她。
大老爺：臘梅呀，張才不要你。他說：
　　　（照念）『你們行院中的人兒，
　　　　　　　好吃嘴兒，懶做活，
　　　　　　　瞧見銀錢往前挪』來罷咕咕喳！
周臘梅：老爺呀，我要是跟了他去，該吃的不吃啦，該穿的也不穿啦，我們淨揍老
　　　　爺……
大老爺：我沒招你們呀！
周臘梅：那個活兒。

大老爺：瞧這個說勁兒的。——張頭兒，臘梅說啦，要是嫁了你，該吃的不吃啦，該穿的也不穿啦，淨會揍你——那個活兒。

張　才：她會做甚麽活呀？

大老爺：啊，哎，這下兒把我考住啦。——我說王先生，你不是開過裁縫舖嗎？

王書吏：開過三座。

大老爺：生意都好哇？

王書吏：一座關了張了；一座倒出去了。

大老爺：還有一座呢？

王書吏：着火燒掉了。

大老爺：得，這三座一座不座了。那麽這做活的事情你都知道哇？

王書吏：那我是曉得的呀。

大老爺：你來考查考查她罷。

王書吏：交給我啦。——臘梅呀，我問問你，你可會做活？

周臘梅：會做活。

王書吏：你可會做中衣呀？

周臘梅：哦，老爺的紗帽哇？

王書吏：甚麽東西！中衣是裝大腿的，紗帽是裝老爺的腦袋的。中衣就是褲子。

周臘梅：褲子呀？我會做。

王書吏：這個褲子是幾道縫啊？

周臘梅：褲子七道縫啊。

王書吏：哪七道縫？

周臘梅：上縫、下縫、左縫、右縫、前縫、後縫、上上褲腰不是七道縫嗎？

王書吏：哎呀不錯的。——老爺呀，臘梅會做褲子。

大老爺：褲子幾道縫啊？

王書吏：上（念如『杭』）縫、下（讀如『哈』）縫、左縫、右縫、縫縫，縫縫縫……

大老爺：哦，做褲子是縫縫縫，做汗褟兒㊅呢？

王書吏：是碰碰碰。

大老爺：少說話罷，你個梆梆定。——我說張才呀，她會做褲子。

張　才：我們淨穿褲子嗎？

大老爺：你糊塗！賣了褲子買汗褟兒不是一樣嗎？

張　才：那麽，老爺您得賞個執照哇。

大老爺：有的，年青的人兒辦事眞仔細！嚼，文房四寶伺候。開箱用印，——噹！㊆

（唱『南鑼』）

老爺當堂賞點紅，

叫張才領下堂！

張　才：（接唱）謝老爺，作主張。

周臘梅：（接唱）今日才得兒夫郞。

張　才：（接唱）手拉手兒把堂下。

周臘梅：（接唱）扭回頭，看端詳。

〔張才偕周臘梅下。四衙役、王書吏暗下〕

大老爺：（接唱）急得老爺直打晃！

咦，這碴兒不對呀！我怎麽這麽荒唐啊！周臘梅明明白白兒的是撲着我來

的，我怎麽糊裏糊塗的斷給張才啦。唉，荒唐之至！這……這怎麽辦哪？哎哎，有啦。山東這塊兒有趟公文，歷年可是張才去，這個結構眼我何不拿官差擠兌擠兌他，還派他去；等他走啦，啊？哎！呼哈哈哈……晚半晌打點兒酒，弄點兒菜，到周臘梅那兒足樂一氣。啊？哎，就這麽辦咧！呦，沒人啦？哎，老爺升堂咧！

〔四衙役、王書吏上〕

衆衙役：升堂咧！哎……哦……

大老爺：你們這是鬨啊，沒完啦，這是官事！——我說王先生，山東有趟公文每年誰去呀？

王書吏：是張才去。

大老爺：喚張才！

衆衙役：張才！

〔張才上〕

張　才：參見大老爺，多謝老爺的媳婦兒。

大老爺：甭謝，咱們好了傳名。我說山東有趟公文，今年還得你辛苦這趟啊。
張　才：我不能去。
大老爺：你怎麼不能去？
張　才：我這兒成親哪；今兒晚上還『洞房花燭夜』哪！
大老爺：『洞房花燭夜』？還『金榜掛名時』哪。官事要緊！
張　才：不行，成親要緊。
大老爺：抗令不遵。——來，打！
張　才：別打，我去，我去。（搶公文，下）
衆衙役：跑啦。
大老爺：跑啦拉倒，老爺這兒不追究。
衆衙役：老爺，我們告假。
大老爺：你們齊了心啦，一塊兒告假？去你們的！
（四衙役下。王書吏藏起來）
大老爺：哈哈哈……想甚麽有甚麽。正多嫌他們呢，都跟我告假。全走啦？稱心！

這就預備預備，買點吃食，我找臘梅去吃會子、喝會子、聊會子、樂會子，這可是個樂兒。（哼唱）是樂兒總得樂兒……（碰着王書吏）哎？王先生？

王書吏：老爺！

大老爺：你怎麼還不走哇？

王書吏：老爺的公事還沒完呢。

大老爺：完啦。

王書吏：老爺沒退堂哪。

大老爺：在這兒等着我哪。我這兒沒事啦，你只管走你的罷。

王書吏：不成。書班是伺候老爺的，老爺不退堂，我書班是不敢走的。

大老爺：你瞧，你倒好公事。沒告訴你嗎，我這兒沒事啦；我退堂要到內宅見太太去。

王書吏：我也要見太太去。

大老爺：我見太太，它你見太太幹甚麼去？

王書吏：我給太太請安去。

大老爺：免這個禮罷。

王書吏：不不不，老爺走到哪裏，我書班是跟到哪裏的。

大老爺：起膩呀？啊？閧啊？甚麼事我走到哪兒你跟到哪兒？

王書吏：啥個起膩呀？淸早起來，升堂理事，不辦公事；你跟周臘梅勾七套八，你們倆耍骨頭！

大老爺：這是官話嗎？

王書吏：照這個樣子還吃甚麼呀？

大老爺：你愛吃甚麼，吃甚麼。

王書吏：吃你的脚後跟！我辭差不幹了！

大老爺：不幹這個，你幹甚麼去呀？

王書吏：有我的生意。

大老爺：你作甚麼生意？

王書吏：我賣臭豆腐去。

大老爺：你也就是塊臭豆腐。你會吆喝嗎？

王書吏：怎麼不會呀？臭豆腐，辣豆腐，五香的豆腐乾，醬豆腐哇！（下）

大老爺：這塊豆腐渣！得啦，你一走我更放了心啦。可是啊，改了一個人也沒有啦，這是拿揑我。你當我一個人兒就退不了堂了哪？我一人班，全成！大堂無人管，儀門無人掩，左手抱印盒，右手去打點。（鼓聲）嘿，打點鼓響啦。哎，老爺退堂咧，一個呀來呦！

〔大老爺下〕

第二場

張　才：（內唱『南鑼』）

夫妻們成佳期。

〔張才、周臘梅上〕

張　才：（接唱）叫臘梅，我的妻，

老爺差我到山東有歹意，

我假裝登程離家裏。（下）

周臘梅：（接唱）有臘梅，掩柴屏。（關門，下）

〔王書吏上〕

王書吏：（接唱）一旁閃出了我王書吏。（下）

四老爺：（內唱『南鑼』）

有本廳把夜查。

〔四老爺上〕

四老爺：（接唱）我要到，臘梅家，

我上她們家喝碗茶。

〔大老爺上〕

大老爺：（接唱）手打燈籠朝前走，

我也到，臘梅家，

我跟臘梅說句體己話。

〔二人的燈籠相碰〕

大老爺：喝，這倒不錯！倆澡堂子開一塊兒啦。㈧ 我讓你。（下）

〔王書吏暗上，蹲下〕

四老爺：眞個的，張才住在哪兒啊？哎，這兒有個人，我跟他打聽打聽。——借光您哪，這個張才住在哪兒啊？

王書吏：張才是哪個？我哪裏曉得呀！

四老爺：他不知道；乾脆我上衙門問問去罷。（下）

王書吏：哎呀，我把他支走了，我一個人去。——哎呀，到了到了。開門哪，開門哪！

〔周臘梅上〕

周臘梅：外頭叫門是誰呀？

王書吏：我呀！

周臘梅：你是誰？

王書吏：王書吏，王先生。

周臘梅：王先生來啦，我給您開門。（開門）呦，您怎麼沒點個燈籠哇？

王書吏：我摸着黑來的。

〔同進〕

周臘梅：（關門）您幹甚麼來啦？

王書吏：我温居賀喜來了。這個事情辦得好罷？是我給你們撮合的。
周臘梅：勞您駕。您請坐罷。
王書吏：你們張頭兒呢？
周臘梅：張才他有公差，上山東去啦。
王書吏：哎呀，公事也忙得緊哪。家裏就剩你一個人啦？
周臘梅：可不是嗎。

〔四老爺上〕

四老爺：（叫門）開門來！
王書吏：哎呀，有人叫門，問問是哪個。
周臘梅：叫門的是誰呀？
四老爺：我，四老爺。
周臘梅：王先生，四老爺來啦。
王書吏：哎呀，四老爺看見我不合適啊，我走罷。你們有後門沒有？
周臘梅：沒有後門兒。

王書吏：那怎麽辦哪？
周臘梅：要不，您藏起來罷。
王書吏：哎呀，我藏在哪裏呀？
周臘梅：您藏在灶火膛裏得啦。
王書吏：我就藏在灶火膛裏罷。（下）
四老爺：開開呀！
周臘梅：來啦！（開門）呦，四老爺，您把燈籠交給我罷。（同進入，關門）四老爺您請坐。
四老爺：坐着坐着。
周臘梅：您幹甚麽來啦？
四老爺：我給你温居賀喜來啦。
周臘梅：呦，您這麽大的歲數，黑更半夜的，還教您惦記着。您坐着，我給您泡茶去。
四老爺：不用，咱們聊會兒就得啦。
〔大老爺上〕
大老爺：哎哎哎，開門，開門，開門！

四老爺：誰這麽急呀？問問去。
周臘梅：叫門的是誰呀？
大老爺：我是大老爺。
周臘梅：四老爺，大老爺來啦。
四老爺：哎喲，那是我的上司，見不過他去。臘梅呀，你隔（讀如『皆』）牆把我扔出去得啦。
周臘梅：我沒那麽大勁頭兒哇。
四老爺：那怎麽辦呢？
周臘梅：您藏起來罷。
四老爺：我藏哪兒呀？
周臘梅：四老爺，麵缸裏挺乾淨的，您藏在麵缸裏罷。
四老爺：得，我就這兒罷。（下）
大老爺：開門哪！
周臘梅：來啦來啦！（開門）

大老爺：先教我這個燈籠進去。
周臘梅：您交給我罷。（同進，關門）您坐着。
大老爺：臘梅呀！老爺給你辦的這件事情好不好哇？可心不可心？你們當堂是對相對看，歲數相當，全都可心嗎？
周臘梅：教您費心啦！
大老爺：那你怎麼謝賀謝賀我哪？
周臘梅：等我們當家的回來，登門叩謝。
大老爺：嘍，不用他，沒他甚麼事！這麼辦罷：我帶着酒哪，你陪我喝兩盅兒罷。（喝酒）來來來，咱們划兩拳。

〔二人划拳〕

〔張才上〕

張　才：我得回家瞧瞧去啦。（到門口，聽）喝，我們家裏挺熱鬧哇。甭說，是來啦。——嘿，開門來！
周臘梅：（故意問）誰呀？

張　才：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啦？我是張才！

大老爺：臘梅，咱們喝呀！

周臘梅：别喝啦，我們當家的回來啦。

大老爺：張才？别打哈哈啦。他上山東去啦，哪兒那麽快腿就回來啦？

周臘梅：是我們當家的。

大老爺：我不放心，我得問問。（向門外作女聲）叫門的是誰呀？

張　才：我是你漢子！

大老爺：喝，這我可了不起！——可不是他嘛，這可怎麽辦哪？看見不合適啊。有後門兒沒有？我溜罷！

周臘梅：沒後門兒；那兒有個狗洞，您鑽出去罷。

大老爺：不成，鑽不出去。這怎麽好呢？

周臘梅：您床底下避一會兒罷。

大老爺：床底下乾淨啊？得！

張　才：快點兒開呀！

大老爺：（氣咻咻地脫口而出）別忙，這兒藏人哪！（鑽在桌下）
周臘梅：（開門）開開啦。
張　才：（進門，故意問）怎麼這麼慢哪？幹甚麼哪？
周臘梅：（關門，向張才耳語）
張　才：呦，這是誰的酒哇？
周臘梅：給你預備的。
張　才：涼了，燙燙去。
周臘梅：你去罷。（暗指灶火示意）
張　才：燙酒都不會？我自個兒來。
（唱『南鑼』）
灶火裏忙點一把火。
〔王書吏上〕
王書吏：（接唱）灶火裏，燒出了我，
煙薰火燎實難過。

〔周臘梅暗指麵缸向張才示意〕

張　才：（接唱）手使大棍朝下打。

〔四老爺上〕

四老爺：（接唱）麵缸裏，打出了我。
搬把椅兒四老爺坐，
再與張才把話說。

張　才：四老爺，您來啦！

四老爺：啊，我來啦。

張　才：您甚麽時候來的？

四老爺：我早來啦。

張　才：那您給我們斷斷家務事罷。

四老爺：好，你們聽了。
（念數板）
叫張才，你過來，

細聽四老爺說明白：
大老爺派你山東公幹去，
爲甚麽私自轉回來？
放着冷酒你不喝，
一心要往灶火裏釃。
灶火裏燒出了王書吏，
麵缸裏打出我四老爺來。
清官難斷家務事，請——

張　才：請誰呀？
四老爺：（接念）床底下把大爺請出來。
張　才：大老爺也來啦？——請大老爺！
大老爺：（唱）　床底下悶壞了我張知縣。（爬出）
（接唱『南鑼』）
低下頭，往外鑽，

張　才：大老爺！
大老爺：（接唱）一見張才我嘚嘚嘚嘚戰。
王書吏：（接唱）灶火裏，燒得我，
　　　　黑、黑個一黑黑。
四老爺：（接唱）麵缸裏，一身麵。
大老爺：（接唱）床底下悶了我一身汗。
張　才：哎，我說王先生，您幹甚麽來啦？
王書吏：我是給你們温居賀喜來了。
張　才：教您分心。拿來罷！
王書吏：拿甚麽來？
張　才：温居賀喜的銀子。
王書吏：怎麽還要銀子？
張　才：要不您拿甚麽遮羞臉兒啊？
王書吏：要多少？

張　才：五十兩。
王書吏：哎呀五十兩？身上沒有帶着。
張　才：那您得想辦法。
王書吏：我找個保人成不成？
張　才：那成了。
王書吏：四老爺！
四老爺：王先生，有甚麼事？
王書吏：嘻嘻嘻……沒有甚麼事；嗨嗨嗨……是這麼一回事；它是今天張才成家，我給他温居賀喜來了，出來的慌疏，沒帶錢，這裏有五十兩遮羞的銀子，您給保一保，明天到衙門裏頭我就還您。
四老爺：明天到衙門你可準還我。
王書吏：那是一定的。
四老爺：（對張才）沒錯兒啦，在我身上哪。
張　才：（對周臘梅）給他開門。

王書吏：不用開門，打灶火裏順着煙筒我就出去了。（下）
張　才：得，他走啦。——四老爺，該您啦！
四老爺：該我的給我。
張　才：該您拿遮羞兒的銀子啦。
四老爺：甚麽遮羞兒銀子？
張　才：您不是温居賀喜來了嗎？給我們拿温居賀喜的銀子啊。
四老爺：多少啊？
張　才：一百兩。
四老爺：甚麽？我一百？
張　才：您不是保了王先生五十嗎？您還得有五十哪，共湊不是一百嗎？
四老爺：明兒個衙門拿去罷。
張　才：不成，這就要。
四老爺：這就要？我沒帶着。
張　才：那您想辦法。

四老爺：我也找個保成不成？

張　才：那成了。

大老爺：對保搭話兒，一概不管。君子自重，免開尊口！

四老爺：你瞧，封了門兒啦。——哎，大老爺！

大老爺：老四啊，你幹甚麽來啦？

四老爺：哎，温居賀喜來啦。

大老爺：你也到這個地方温居賀喜來啦？老四啊，近來你的聲氣可不好聽得很哪！像你這個歲數，應當收收心啦；怎麽也異想天開，跑到周臘梅家找便宜來啦？這個地方是你來的？下次再有這個樣子，我要打本進京，定要參你！

四老爺：得得得，你念我是初次。

大老爺：下次不可！

四老爺：是。我還有一件事情得求您哪。

大老爺：甚麽事？

四老爺：不是我給他們温居賀喜來了嗎？有五十兩遮羞兒銀子，我又保了王先生五

十兩，共湊一百兩。我把靴掖兒㈨落（讀如『臘』）在家裏了，沒帶着，您給保一保，明兒我到衙門還您。
大老爺：哦，我這兒給你保一保？成！我這兒可有利錢哪；我這兒是加一錢，蹦蹦兒利。
四老爺：得啦，您客氣點兒得啦！
大老爺：明兒甚麼時候還我？
四老爺：我到衙門就還您。
大老爺：得，就是罷。
四老爺：您分心。我跟您告假，我走啦。
張　才：（對周臘梅）開門，讓他出去。
四老爺：不用啦，我打麵缸那兒就遁啦。（下）
大老爺：得，走啦！好啦，咱們接着喝呀！
張　才：別喝啦，該您啦！
大老爺：該我的給我，少一個兒也不行。

張　才：該您拿温居賀喜的銀子啦。
大老爺：温居賀喜的銀子？成！有數兒沒有？
張　才：二百。
大老爺：怎麽到我這兒改了二百啦？
張　才：您保了一百哪。
大老爺：共合二百呀？這不算多，明兒到衙門領去罷。
張　才：我這就要。
大老爺：我沒帶着。
張　才：沒帶着不成！
大老爺：不成怎麽着？
張　才：我扒你！
大老爺：甚麽？你們敢扒老爺？
張　才：說扒就扒！（扒大老爺衣帽）
（唱『南鑼』）

脫元領，摘紗帽，

大老爺：哎呦，你們這是搶啊！

〔周臘梅開門〕

張　才：（接唱）推出去，門關了。（關門）

大老爺：（接唱）捂着屁股往衙門裏跑。（下）

張　才：（接唱）明天衙門去退卯，

周臘梅：（接唱）少受氣，免煩惱。

張　才
周臘梅：（合唱）夫妻拍手哈哈笑！

張　才：（接唱）不作官來戴紗帽。

〔張才戴上大老爺的紗帽和周臘梅同下〕

——劇　終——

㊀粉眼兒，鳥名，眼有白圈。

㊁老家賊，卽家雀。

㈢伏天兒、吉了兒，均爲蟬屬，因其叫聲而得名。

㈣「要風要雨要乾跺脚」，是北方的「小孩語」。

㈤老琉璃，卽蜻蜓。

㈥汗榻兒，卽小褂。

㈦讀如「ㄉㄨㄤ」，形容開箱用的聲音。

㈧從前澡堂門首皆高掛一紙燈籠，以爲標記。

㈨靴掖兒，卽錢夾。